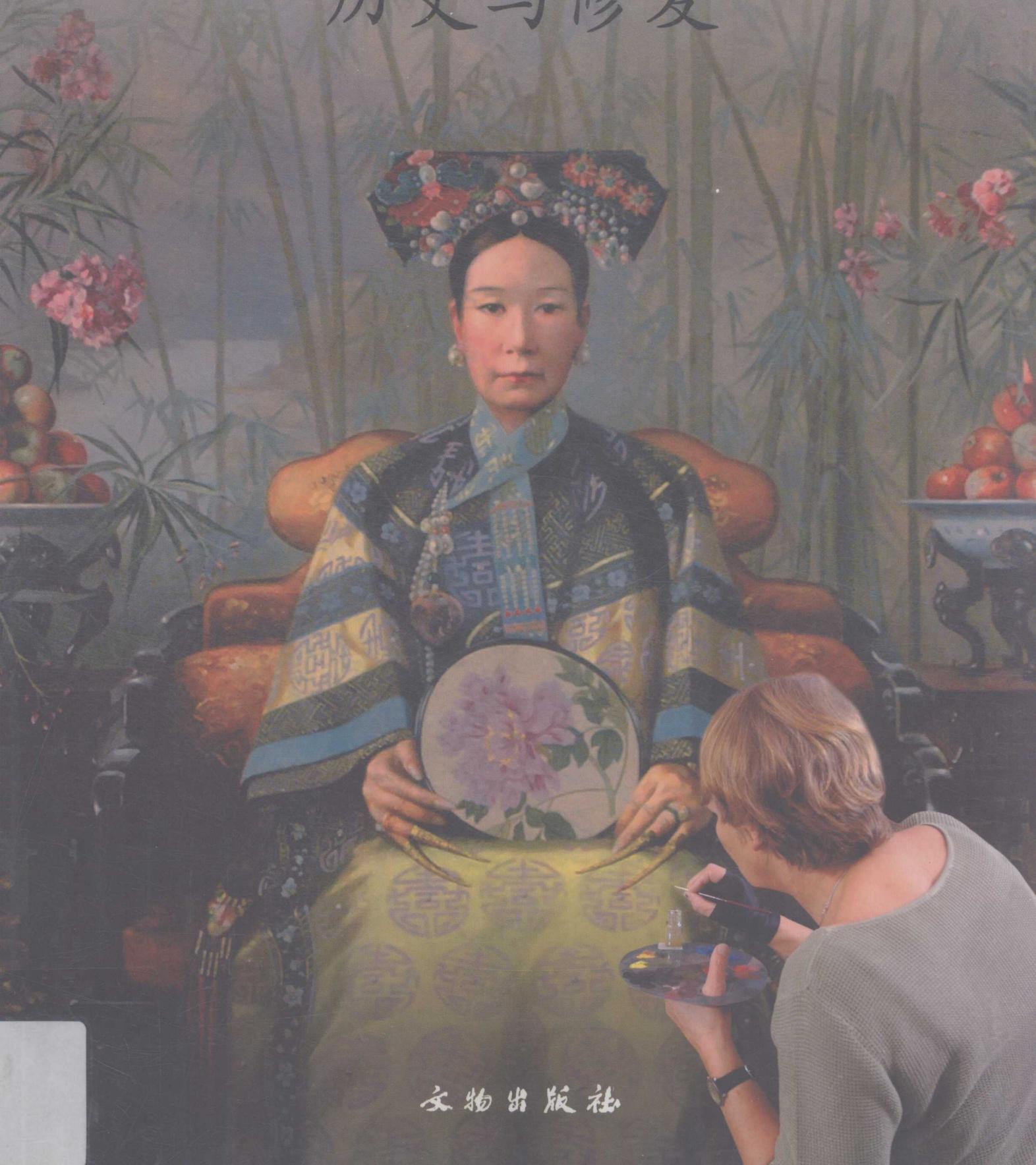


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 编著

胡博·华士绘慈禧油画像：

历史与修复



文物出版社

胡博·华士绘慈禧油画像： 历史与修复

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 编著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张希广
责任印制：王少华 张丽
责任编辑：冯冬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博·华士绘慈禧油画像：历史与修复 / 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
编著. -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3
ISBN 978-7-5010-2923-5

I . ①胡… II . ①北… III . ①油画 – 文物修复 IV . ①J213
②G264.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1692 号

胡博·华士绘慈禧油画像：历史与修复

编 著 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地 址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邮 编 100007
网 址 www.wenwu.com
邮 箱 web@wenwu.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天行健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 × 1194 1/16
印 张 8.75
书 号 ISBN 978-7-5010-2923-5
定 价 128.00 元

大清國慈禧皇太后

光緒乙巳年



《胡博·华士绘慈禧油画像：历史与修复》编辑委员会

主任：阚跃

副主任：毕颐和

主编：祝玮

执行主编：秦雷

图文编辑：周尚云

目 录

序	(1)
研究篇	(3)
胡博·华士的生平	(4)
胡博·华士与颐和园藏慈禧油画像	(34)
考察篇	(43)
荷兰考察记	(44)
修复篇	(53)
颐和园藏慈禧油画像修复报告	(54)
综述篇	(79)
遵循规范 创造典范——颐和园藏慈禧油画像修复记(代后记)	(80)
附 录	(95)
1989年慈禧油画像修复专家论证会纪要	(96)
2006年慈禧油画像修复专家论证会纪要	(100)
2007年慈禧油画像修复专家论证会纪要	(107)
2008年慈禧油画像修复专家论证会纪要	(113)
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关于颐和园藏慈禧油画像修复取样分析的请示》	(117)
国家文物局《关于颐和园管理处与荷兰林堡省文物保护研究所合作为修复 油画像取样分析的批复》	(122)
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颐和园关于园藏慈禧油画像修复的请示》	(123)
北京市文物局《关于修复颐和园藏慈禧油画像文物的批复》	(127)
大事记	(129)

序

祝 玮

一幅百年画像，两段文化交流。

一百年前，美国籍荷兰画家胡博·华士来到北京，为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皇太后绘制了一幅油画肖像，这是整个清代宫廷中西绘画文化交流史的收官之作。

入清以来，绘画艺术在中西文化高层交流的序列中一直处于十分显著的地位，康雍乾时代，挟着文化上的自信，清廷罗致了一大批西洋传教士画师如郎世宁等在宫廷供职，他们以不同于中国传统绘画的高超技艺，留下了许多精确如照相般的帝后肖像画和反映重大历史题材的宏阔图卷，并影响和形成了一代画风，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光亮眩目一页。嘉庆之后，随着清朝国力的由盛转衰和文化交流创新精神的萎缩，西洋画师彻底淡出中国宫廷百余年。直至清朝灭亡前夕，在西方政治、文化冲击的大背景下，西洋绘画和中国宫廷才再一次结缘，其中最典型的作品当是1903年和1905年西方画家创作的慈禧太后油画肖像。实事求是地说，尽管1903年美国女画家凯瑟琳·卡尔及其慈禧画像的知名度要高得多，但其艺术水准却远逊于其后的美国籍荷兰画家胡博·华士。

1905年，出生于荷兰的美国籍著名画家胡博·华士来到北京，一个超乎他意料之外的机遇正等待着他：清政府聘请他来为皇太后慈禧绘制一幅油画肖像。尽管辛丑之后的慈禧和清朝宫廷已经大大加快了对外开放和交往的步伐，但从两年前经美国公使夫人说项接受一位女画家（卡尔）进宫画像，到主动聘请一位外国男性画家为自己画像，这的确出乎当时大多数人的意料。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中，为慈禧太后画像的过程不可能是华士个人西洋油画技法的自由发挥，慈禧及其臣僚按照当时中国人对肖像画的认识和观念提出的一些要求，比如要画的比本人年轻，去除面部的皱纹和阴影等，这些违反油画创作基本法则的要求曾经令华士烦恼，但华士是一位善于理解和融合文化差异的艺术家，他融合慈禧等人的要求和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创作出了一幅令慈禧和自己都满意的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慈禧油画肖像。

这幅慈禧画像此后成为颐和园的珍藏。

近百年后，华士故乡荷兰的相关人士“发现”了这幅作品，认为在华士所绘大小不乏各国大人物的油画肖像中，慈禧的历史知名度和影响力是最高的，因此这幅画像应该是这位著名画家一生中最重要的肖像画作品。由此，荷兰政府和专业人士给予这幅历经岁月侵蚀的画像以密切的关注，多次向中方提出修复该画像的请求。出于对历史文物的珍视和保护，中国政府及文物管理机关以审慎的态度，多次组织专家论证会研究荷兰方面的请求；负责画像保藏的颐和园管理处在北京市公园管理

中心的领导下，也从有利于该文物的保护的立场出发，积极争取和推动修复项目的开展。

2005年8月，正是华士为慈禧绘制画像整整一百年的时候，北京市公园管理处和颐和园管理处的文物管理官员应邀踏上荷兰的国土，专程考察荷方的修复水平和修复计划，这也可视为慈禧画像修复项目的正式开启之行；经过各项规范的论证和报批程序，2007年9月至2008年4月，荷兰林堡省文物修复研究院的多位世界顶级油画修复专家们在颐和园的协助下，圆满地完成了慈禧画像的修复工作。

鉴于油画修复技术在国内尚属空白和初创，颐和园主办了国内首次“油画文物修复技术研讨会”，以期泽被中国油画修复界，拓宽中国在该技术领域的眼界和水平；同时，慈禧画像修复项目也引起荷兰各界的广泛关注，荷兰首相及文化部长相继访问了颐和园。修复工作不仅使历经百年的颐和园藏胡博·华士绘慈禧油画像焕发了往日的容颜，延续了新的中西文化交流传奇，也再次彰显了珍贵文物对促进国际文化交往的重要媒介作用。

为了记录这一重要文物的修复过程和深化对该画像的历史文化研究，我们出版本书，以为历史的存照，并希望对文物保护修复界有所借鉴。

2009年12月

研究篇



胡博·华士的生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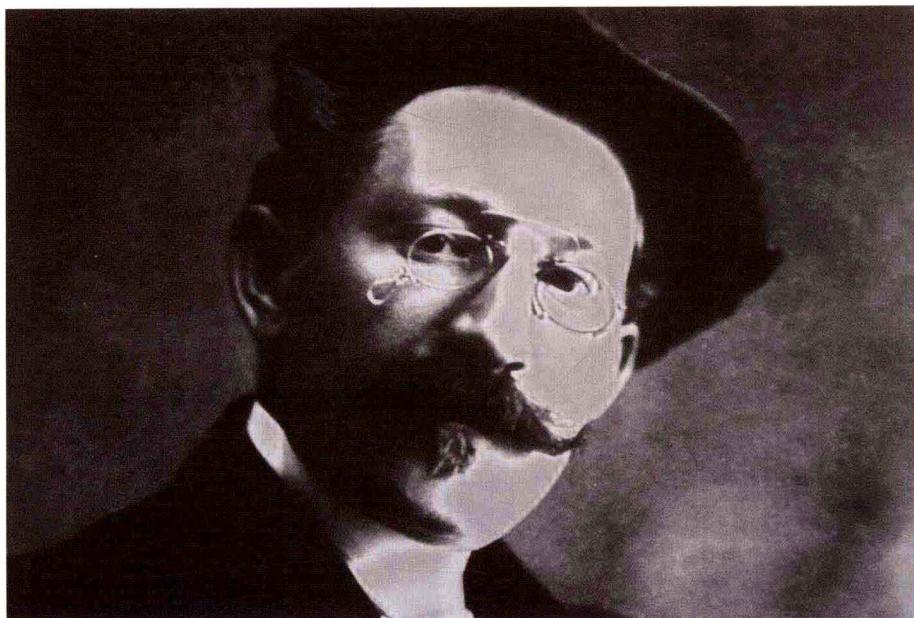
米卡拉·梵·瑞克沃赛尔（荷）著
邱晓慧 译*

古往今来，世界上有如此众多的画家曾经被诋毁，被遗忘而消逝在最黑暗深处。他们的名字不再被人们提起，他们的作品被弃置在阁楼深处，被完全忽略以至视而不见，离奇失踪，更甚至于被销毁，最多也只有一些平淡无奇的作品挂在某位远亲的家里。

如果胡博·华士不曾为众多王公贵族们绘制了永留史册的肖像画，这种命运也很有可能降临到他的身上。虽然人们购买或者展示这些画像主要是因为那些画中人物的大名及声望，但这也恰恰是胡博·华士未曾被人们所遗忘的原因。他的签名被画在了这些肖像之中，所以他一直与这些皇室及重要历史人物联系在一起。

当我应邀为一个记录片而研究这位19世纪的肖像画家胡博·华士时，他的名字还完全不曾在任何美术史籍中出现过。1855年他出生于马斯特里切特，并在那里度过童年，1935年卒于美国繁华的罗得岛州。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画家，曾经创作了百幅肖像画，但是今天却很少能见到这些作品。一幅威廉明娜女王11岁的肖像现悬挂于马斯特里切特省省政府内；另外一幅油画现存于伯尼方坦博物馆内，该博物馆曾在1979年举办过胡博·华士作品展，这个展览中的全部作品都是从私人收藏者手中租借来的。

胡博·华士



我想方设法和居住在加利福尼亚与他同名的孙子取得了联系。我轰炸般地向他提出诸多问题。胡博·D·华士开始十分矜持，但是一个“来自故国的女士”想要寻找他祖父遗留下来的业绩，有了这个理由，我就不需要更多的解释了。最终他邀请我去拜访他。

从保存下来的书信所提供的信息中，拼凑出了胡博·华士充满冒险和激情的一生。他不仅到过世界各国的宫廷和富贵之地，也曾踏足美国

* 本文法语翻译工作由盛夏协助完成，谨此致谢！

的牧场，蒙古、中国和朝鲜的山林。华士的一生非常成功，他热爱自己的画像，这些画像就像一幅幅视觉盛宴，展示了以往的繁华。华士与印象派的梵高、海牙学院是同一时代的产物，那个时期是艺术鼎沸的年代。但是华士自己说过他反对所有现代艺术流派。他定期在知名的巴黎沙龙和美国画廊中展出自己的作品，也曾在荷兰举办过多次展览。即便如此，他仍然没能像那时诸多的杰出画家一样在艺术的历史上刻下自己的名字。没人去一家博物馆仅仅只为欣赏“一幅华士”，也没有人愿意在拍卖中购买“一幅华士”。

华士所创作的肖像画中最著名的一幅是中国慈禧（1835—1908年）的肖像。作为妻子、母亲和婶母，慈禧经历了三个朝代，是中国末期皇朝最有权势的女人。慈禧对权力的渴望可以和凯萨琳大帝相媲美。她同时也以奢靡无度、狡诈和狠毒而著称。我内心充满了好奇，希望能够查明这个曾经被长久遗忘的画家胡博·华士是如何在1905年进入中国的宫廷，是如何说服十分恐外的皇太后落座在他的画架前。正是由于那一历史事件，才让胡博·华士今天再次站在了聚光灯前。

就像皇太后本人的名声一样，胡博·华士所作画像的状况不容乐观。陈列在颐和园内的画像出现了严重破损。在一百多年后的2008年，这一全新的时代，再次欣赏这幅画像的时机终于成熟。我有幸得以亲身经历并在此展示胡博·华士的画像被修复，画中的慈禧皇太后得以重现昔日的风采。她那令人着迷的颐和园在1998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而她的画像也可以在这里向公众展示她的辉煌，胡博·华士的名字也将被数百万前来参观的中国人记住。与中国皇太后之间不可割舍的联系使胡博·华士摆脱了被遗忘在黑暗深处的命运。

有关胡博·华士的最重要的出版物是马斯特里切特的伯尼方坦博物馆在1979年出版的目录。该书收录了胡博·华士在1911年所写的自传。我本人的研究多来源于美国的胡博·D·华士先生的资料。更多详情，请查阅 www.hubertbos.nl。

少年时期的华士

胡博·华士1855年生于马斯特里切特，是家中最小的儿子。华士的父亲是一名旅行推销员，1844年与安娜·冯·柏尼顿结婚。他的两个哥哥分别是姜面包师和书商。少年华士上学时就非常喜欢给他的同学画像，给老师们画讽刺像。他希望成为一名画家，但是无忧无虑做梦的时光一去不返，他的父亲在他还未成年的时候就去世了。现实十分清楚地告诉家中最小的儿子：他必须尽快地自力更生，不能够依赖家庭进行艺术创作。这就是为什么华士像他的哥哥们一样学习当印刷工、发行人和书商。但是血液中天生对艺术的追求使他无法抗拒，当他在布鲁塞尔做印刷工的时候，他参加了艺术学校画家艺术学院学习肖像画，成为比利时皇家水彩画家协会的一名成员。无法确认他是否通过了学院的考试，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从师于让·波达尔（1818—1895年）。就像后来的华士一样，波达尔非常喜欢去异国他乡旅行，绘制东方主题的油画，为有钱人画优雅的肖像而赚取非常优厚的生活开销。身为比利时最重要的艺术学院的院长为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华士的朋友——画家埃米

尔·沃特斯是和他同时期的学习彩色蜡笔画的学生，也是这样谋生的，他为几百名当时最显赫的比利时人绘画了肖像，此外他也绘画异国主题，如尼罗河和开罗的全景画。或许是巧合，华士作为画家时的很多旅行路线与波特尔和沃特斯相同。

就像其他很多艺术学生一样，华士在布鲁塞尔之后移居到巴黎，在法国美术学院从师于法国历史画家费尔南德·柯尔蒙，这个著名的大师拥有一间充满灵感的画室，后来的图卢兹-劳特克雷、布莱特纳、马蒂斯和梵高都在这里学习过。在巴黎时，华士对让-佛朗西斯克·米勒的写实田园风景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利用荷兰政府提供的助学金，华士得以前往罗马，之后他又回到了布鲁塞尔。他在欧内斯特·布朗·加林的指导下学习完一些额外的解剖学课程和当时的学院式绘画技法，得以最后完成了学业。

年轻画家及他的妻子和孩子

1877年胡博·华士与阿里尼·瓦特奥结婚。根据记载，阿里尼·瓦特奥是一个身材纤细、举止优雅的女人。他们有两个孩子，女儿伊莎尔德、儿子毛瑞斯生于1883年，后来成为雕塑家，是加利福尼亚的胡博·D·华士的父亲。这个年轻的家庭住进了巴黎克利希大道的一个公寓。

据华士自己说，他不得不非常努力的工作，因为他的家庭和公寓的花销非常庞大。这就是为什么华士开始寻找收入较高的绘画教师或者艺术学院院长的职位的原因。在比较过巴黎和布鲁塞尔之后，他申请了鲁汶的一个职位，但是在最后时刻，他被拒绝了，据他所说，仅仅由于他不是比利时人。虽然如此，他第一次被激励要成为一名画家。

华士：画家的第一次激励

巴黎，这个欧洲最重要的艺术城市，它的纯粹性和兼容性塑造了华士的性格：准备充分，对任何事情都充满好奇，迫切地学习新鲜事物，结识新的重要人物，抓住所遇到的每个机会，受到挫折而不气馁。1886年5月，由于布鲁塞尔公立救济院的一幅大型室内画，胡博·华士获得了巴黎沙龙颁布的勋章，该画以写实手法生动地呈现了一名中年妇女简单而虔诚的生活。这幅画在1990年以后一直挂在马斯特里切特的一家疗养院内。

同年9月，在阿姆斯特丹国立美术馆举行的年度在世画家售卖展览上，胡博·华士的三幅作品被卖出。他的实习作品《布里多尼乞丐》、彩色蜡笔画《西班牙人头像》获得了金牌。他的另一幅作品《在布列塔尼》，绘有四个人物的室内画被以5000荷兰盾的价格售出。在当年让他很头疼的是这幅画被某公司买去，并借给阿姆斯特丹国立美术馆展出多年。直到该公司破产，该画又被一个商人买去，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商人将该画切割成很多小块。在这之后很多年，华士一想起这件事都会非常气愤：“这种故意破坏艺术的行为应该被禁止或受到惩罚！”但是一名年轻

画家的呼吁是多么的无足轻重啊！

就像他的朋友沃特斯、他的老师波特尔和柯尔蒙一样，华士为有钱人和显赫的艺术赞助人绘制肖像画来谋生。他采用写实的手法，同时会将肖像描绘得比真人更完美来讨好雇主。这与他呈交给巴黎年度沙龙的作品主题非常不同，那些当年的作品主要是以法国学员的风格来描绘普通人生活的室内人物画，如《荷兰捕虾者》或者《农夫的妻子》。

这个时期华士最动人的一幅作品是1885年的《男孩像》，这个男孩穿着得体，长着一头充满野性的头发，乍看起来似乎略带困扰和羞涩，但是这种表象之下蕴藏着强大而独立的年轻意识，嘴角流露出倔强和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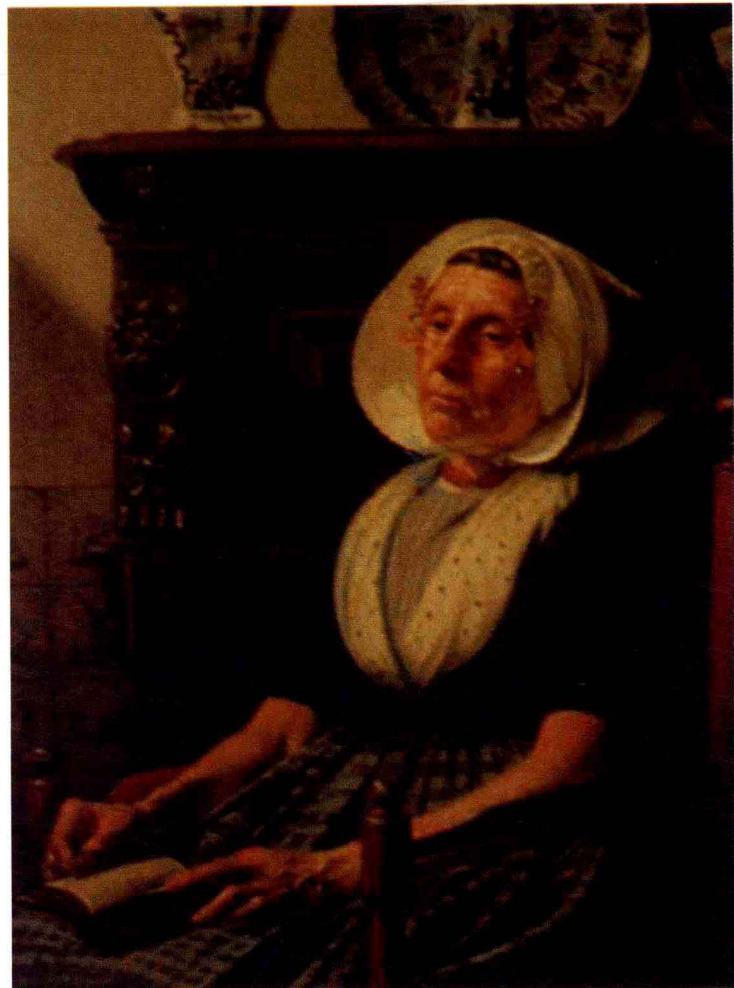
接受肖像画任务的缺点是这些画像经常消失在紧闭的私人大门后面，因而不能为画家在大众面前赢得声誉和盛名。华士于1887年在布鲁塞尔为贵妇人万·维德绘制了肖像，贵妇人的父亲把这幅肖像挂在他海牙的房子中。华士想要展出这幅画，虽然多次要求，但都被其回绝了。

华士在美国期间有一个法国代理商，但是他在事业初期是否也有代理商就不得而知了。他天生就是一个组织者，联系广泛，所以很有可能是他自己打理生意。事实上，华士每年都在家乡或者国外举办组织完善的展览。他经常被授予金牌和勋章，例如1887年被授予阿姆斯特丹市民勋章。荷兰皇家艺术学院的院长曾经告诉华士，他的作品是这个首都城市里唯一让人感兴趣的，但是华士仍然对现状感到厌烦。在海牙，公务员维克多建议华士应该大展宏图。维克多很清楚华士的性格，他让华士明白，定居在这个省会城市里教书对一名年轻有才华的画家来说是一种耻辱。他鼓励年轻的华士：“去尝试一个更广阔而且不这么拥挤的国家”。这些在华士听来犹如天籁。旅行，在大都会中接受新的挑战，他立即动身前往伦敦。

1888年当胡博·华士参加巴黎沙龙时，他注册的地址是伦敦沃克斯豪大桥的格罗夫纳画室。

伦敦

华士充满了无限能量，似乎从不知疲倦。无论情况多么困难和复杂，华士几乎



农夫的妻子（约
1886年）

从不气馁，甚至没有因为没能得到欧洲艺术学院一个很好的职位而失望。毫无疑问，他可以在旅途中的任何地方发现快乐，19世纪80年代后期他来到了伦敦。

他把妻子和孩子留在了马斯特里切特或者比利时，他就好像毫无牵挂的单身汉一样投身到英国的艺术生活中。他开办了两个画室：一个供他自己和最有才能的学生使用，另一个仅供女士们使用，或者就像报纸报道的那样：他拥有数目众多的年轻女性追随者。他在学院里教授巴黎学派和荷兰学派，对华士来说，这两个学派分别代表了艺术界的两个极端，或者代表了世界末日的骚动不安，显示了沉迷于追求表达艺术真谛的强大力量。而荷兰学派，华士认为它表达了对现实世界的反思。它是一种冷静的、自然散发出的真爱，而不是燃烧的激情。华士的教义是，荷兰画家钟爱灰色、棕色和黑色，就像信徒对圣经的崇拜。华士认为约瑟夫·伊斯雷尔是最卓越的、引领荷兰艺术的绘画大师，并确信他的画《Alleen op de wereld》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华士认为因为荷兰政府不愿意赞助艺术，所以荷兰没有真正的雕塑家和肖像画家。当他表达这一观点时，他还毫无保留地向观众们展示了他个人的困境。此外，他还抱怨荷兰富人家的墙上已经没有空地了。他诙谐地告诉大家：“在荷兰，肖像画家跟美国的修鞋匠挣的一样多”。他讽刺道：“虽然艺术家因饥饿而死很有诗意，但归根结蒂的原因是荷兰人都是对生活抱着非常实际态度的人，他们不愿意改变父辈留下来的那些经过验证的处事方法”。华士认为荷兰学派起源于传承、热爱自己原本所拥有的，而时间会证明现代荷兰画家如依斯列斯、梅斯达、毛弗、博斯博姆和马里斯等人的伟大。

这就是典型的华士，一个充满激情、从不避讳大胆直言的教师。

带着实际而积极的生活态度，华士在伦敦找到了属于他的路。他结识了同样住在那里的美国画家詹姆斯·威斯勒。他协助创办了皇家肖像画家协会和彩色蜡笔画协会，皇家肖像画家协会在1891年主办了华士的第一次画展。他被接受成为声望极高的英国皇家艺术家协会成员，还加入了许多水彩画俱乐部。

他拜访了艺术家的聚居地——康沃尔郡的渔村纽林，这个渔村是画家们的天堂：在美妙的光线下描绘户外风景，模特们价格便宜而且乐于助人。华士为这里的画家和圣艾美国际团体成员画了素描肖像。他继续深入内陆，到达中世纪的海滨城市高威。在那里他创作了油画《爱尔兰自治表决》，该画同时刻画了三个典型的爱尔兰人。他对种族划分和种族特点的兴趣日渐浓厚，他的彩色蜡笔画也越来越得到认可，后来他因作品《家长》在德累斯顿获得了极具声誉的国际大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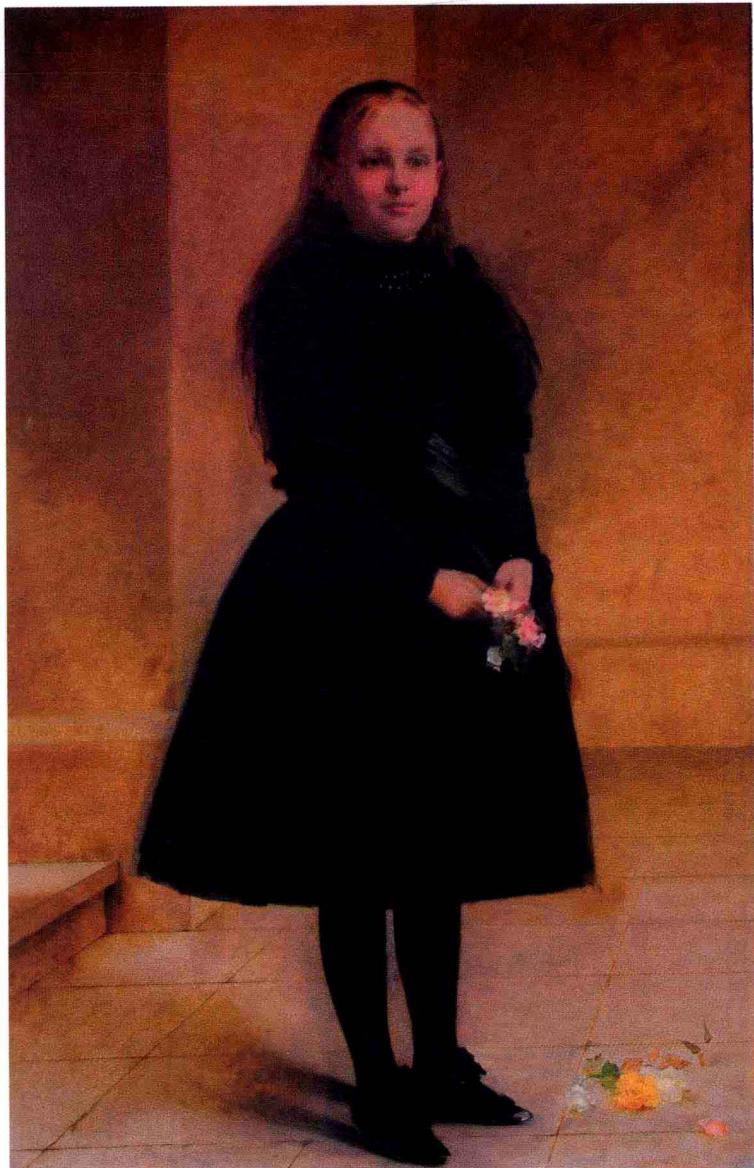
他引人注目的程度让人吃惊，他走遍了英国和爱尔兰。夏天他在沃伦丹和艾丹进行速写，在他的家乡马斯特里切特，还有慕尼黑、巴黎和伦敦皇家学院举办画展。他不仅尽力在时尚的伦敦艺术界站住脚跟，还结识了俄国驻伦敦大使、著名的斯塔尔伯爵。华士为他画了肖像，并被允许在1889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展出该画。这幅画被挂在他的代表作《爱尔兰渔夫》的旁边。《沃伦丹渔民》这幅画为他赢得了在新闻报道中与法国绘画大师米勒相提并论的机会。他获得了多个奖项和金牌，甚至接到巴伐利亚政府官员的订单，犹太财阀拜伦也成为他的客户之一。

和海牙学院大师们一样，华士在这一时期主要绘画渔夫和贫民、海滨乡村和救济院及收容所的内景。这些作品在今天几乎没办法找到。然而他的第一爱好依然是肖像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正是为此而忙碌的。1891年荷兰驻伦敦大使委托华士为11岁的威廉明娜女王绘制全身肖像画。国王威廉三世在前一年的11月去世，他唯一的女儿继位成为荷兰女王，然而由他的母亲艾玛摄政直到她18岁生日时为止。

据华士自己说，他接到了女王的一幅照片，而且在女王本人面前作了一些写生，但是这些从来没有得到过证实。华士在肖像中采用了朴素、黯淡的背景，并且没有画任何能够显示她皇室身份的元素，没有任何装饰。因此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身穿黑衣、目光因羞涩而游离的女孩身上。朴素的构图使我们深深地被仍然戴孝、肩负重任的女王所感动。值得注意的是，华士几次在美国和欧洲展出过这幅画像，但它却从来没有在伦敦荷兰大使馆中悬挂过。这幅画一直是华士的私人收藏，直到1990年才被他的孙子出售，海牙的一个画商通过纽约的画廊购得此画，后来又将它以高于150000荷兰盾的价格卖给了伯尼方坦博物馆。1994年以来，该画一直悬挂在马斯特里切特的省政府内。

芝加哥

1893年世界博览会在芝加哥召开，荷兰政府授权海牙学院的著名画家亨得利克·威廉·梅斯达格代表政府负责挑选荷兰的参展作品。梅斯达格以他出色的沟通能力说服了喜欢冒险的胡博·华士代替他成为代表。他正式任命华士为荷兰艺术代理委员，但人们一直没有搞清楚大师自己不去参加博览会的原因。有人推测是因为梅斯达格的健康状况很差。不管怎样，华士同意接受这项任务。他预计将得到大约10000荷兰盾的政府拨款，但是荷兰众议院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华士等不及了，他乘船前往美国。到达后，他接到电报通知议案由于一票之差而被否决，所以他所要求的政府拨款被拒绝了。华士被要求自费留在充满机会的纽约，华士同意了。



威廉明娜像（1891年）

世界博览会为所有国家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向世界展示其最好的一面。除了科技发明，艺术和建筑方面的最新创作也在参展行列。各个国家都尽力来展示一切他们值得骄傲的东西。亨得利克·威廉·梅斯达格精选出来自75位画家的近200幅油画、100幅水彩和蜡笔素描，这75位艺术家绝大多数来自海牙学院，这些参展作品备受称赞，因为它们超越了人们对荷兰艺术大师们的作品原本就很高的期待。

能够成功地组织和收集参展品对芝加哥世界博览会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些都被归功于华士的组织协调和努力。他被当作一个重要人物，不仅仅因为他的画家身份，更重要的是他的自信和非凡的能力使其影响力和权威性深深地渗透到他的思想和行动中。他被公认是一个能干且多才多艺的人。除此之外，他还使自己的作品——六幅油画和一幅彩色蜡笔画在展会上得到充分的展示。

博览会之后，由于仍然被拨款的否决所刺痛，华士有些过火地汇报了博览会的成功。六个月中有超过2500万观众，荷兰艺术在此之前从未得到过如此的盛赞。荷兰政府以典型的荷兰方式解决了拨款问题：一枚勋章。为了感谢他在博览会上的工作，华士被荷兰皇室授予爵士称号。

华士非常着迷于美国人的积极进取精神，而他也被美国人所欣赏。正如他的一贯作风，华士确保自己被媒体所关注。纽约时报1892年10月17日的文章写道，华士教授六年前离开他的祖国到达伦敦时还不会说英语。现在，已经成为非常著名的肖像画家，英语流利，他的学校已经招收了25–30个学生。新闻记者们发现华士是一个彬彬有礼、魅力无穷、非常迷人的年轻人。荷兰不可能再有比他更好的代表人物了。

华士来到了希望和机会的土地上。

新世界中的华士

1893年在芝加哥举办的世界美洲博览会恰逢哥伦布发现这块新大陆400周年。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性的里程碑，在探险家登陆的地方举办了该地区的人类及种族展览会。来到芝加哥大道乐园的游客漫步在世界微缩模型中犹如穿越时空一般。他们能够领略到中世纪的村庄、清真寺、宝塔，以及从爪哇、埃及、土耳其、太平洋岛国等地移民到此的居民。他们受到德国人、匈牙利牧师和达荷美鼓手的欢迎。人们从世界各地应邀来到芝加哥，向观众们展示他们自己。在18世纪70年代以后，人类版动物园已经不再是让人大惊小怪的事了。1893年数百万观众完全被来自世界各地的容貌、服饰和风俗所吸引。

这个展览在提供娱乐、增强兴趣的同时还改变了人们对不同种族的看法。当时，国家的领土和殖民地决定了一个国家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这个展会见证了新帝国时代的优越感。

据华士自己说，他越来越喜欢这片充满希望和机会的大陆。他勇于求知、富于进取，对所有机会敞开怀抱，喜欢旅行。作为画家，经历了在欧洲为渔民和公立救济院绘画肖像的阶段后，他开始寻找新的灵感。部分由于在时尚的世界博览会上的

见闻，他深深着迷于不同种族的相貌差别。他深入研究了种族文化，惊奇地发现成名的人类学家们自认为优秀的文献作品是如此的偏颇，他感到必须为此做点什么。他不想再回到伦敦，美国才是他的国家，他的庇护地。他接触了很多人，开办了自己的工作室，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他决定探索这个新世界，所以他动身前往介于文明和荒蛮之间的神秘边缘区域。

他在塔腾堡的一个军队宿营地住下来，采用他自认为正确的画法为苏族族长和齐佩瓦族战士绘制了肖像，这些肖像并不是某个人的肖像，而是集该族所有族人的特点于一身。这个人物也不再是传奇的斗士或白人殖民者的恶魔敌人，而是充满激情、为自己的身份和灵魂而自豪的人类。就像为渔民绘画肖像一样，华士更喜欢带有独特表情的组合肖像。华士不认为当时的黑白照片会对他的肖像作品产生竞争威胁，他认为照片忽略了太多东西，不能够充分展示人物：“它带有太多的偶然性和琐碎的细节，太多丑陋的因素，不足以展示真实的灵魂。”

华士有意在他的肖像中表现惊人的魔力，同时描绘真实的人类见证者。作为画家，他能够自由地组合或者忽略某些细节来强调显著的面部特点，他善于观察人物的鲜明特点、奇特的服饰、色彩和姿态。他用孩子般纯真的视角绘画了印第安人：凶猛、自豪、古铜色皮肤、坚挺的鼻梁、黑色的头发、锐利的眼神，以及头发中的羽毛。这是一个立体的肖像，虽然这些特征与正在改变的印第安人实际生活境遇不符，但是华士并不在意。他为苏族族长绘制了两幅不同服饰的肖像，来表现该人物不仅是一名战士和部族首领，同时还是族人所敬仰的圣人，族里的公断裁决人。在这个人物肖像中华士压缩、结合了很多印第安人的典型特征。这就是华士认为肖像画家应该追求的效果。他希望将人物特点描绘得正确而且真实。或者，如塞纳希（伯尼方坦博物馆的前任馆长，曾经在1979年组办了胡博·华士作品展，并出版了胡博·华士作品目录）所评论的：比客体本身更加真实。值得注意的是，保留着天真、浪漫和理想的印第安首领形象是像华士一样的普通人所认同的，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却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从简单的角度来看，这却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真实，一个至今仍被每个成长过程中的男孩认为是真实的画面。

胡博·华士的使命

华士被天然和原始即将消逝的想法所驱动，他确信应该尽力保存世界各地人类的独特外表的有形影像。这种想法也和19世纪的“种族消逝”理论相吻合。他努力地追求人类独特的美丽并加以记录和传承。他提出白种人长期以来为画家们所追捧，而其他的人类种族也应该得到同样的关注。像追求真理一样严肃地对待他的使命，华士宣称科学的基础是事实而非华丽的幻想。魔幻派的高超技法、印象派的富有情感的画法应该节制使用以避免失真的危险。他更希望通过他的画面来展现他对人类种族的研究，并对人类学的研究作出贡献。虽然他明知计划四年的旅途不能让他如愿以偿地完成所有收集，但他坚信一定会有具备才能且富有的后来者来完成这一宏伟的使命。